

B 249.27
1232a

第一卷



船山遗书

北京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杨璐
装帧设计：蒋胜兵
责任印制：傅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船山遗书/(清)王夫之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9
ISBN 7-200-03704-4

I. 船… II. 王… III. 王夫之(1619~1692)-文集 IV. B2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7073号

船山遗书

CHUAN SHAN YI SHU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市振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 34.25印张 8890千字

1999年7月第1次版: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-2000

ISBN 7-200-03704-4

I·574 定价: 1880.00元

前 言

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。字雨农，号薑（音 jiāng）斋，湖南衡阳人。因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（今衡阳县曲兰乡）石船山下，被称为船山先生。

王夫之出身书香门第，父朝聘、叔廷聘、兄介之和参之皆饱学之士。王夫之20岁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受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，曾与旷鹏升等组织“行社”；21岁与管嗣裘等在衡阳组织“匡社”，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。24岁赴武昌应试，以《春秋》第5名中举人。是年冬，与其兄介之赴京会试，因路途受阻，次年折返衡阳。

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王夫之赴湘阴，曾上书章旷，请求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，未被采纳。次年四月，拟赴广西参加南明政权抗清，未果。五月，清军占领衡阳。其二兄参之、叔廷聘、父朝聘均于逃难中蒙难。顺治五年，王夫之与好友管嗣裘、夏汝弼等在南岳方广寺策划武装抗清未成，潜往肇庆。顺治七年任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。因小朝廷派别斗争险遭不测，乃于翌年回湖南。为逃避清廷缉拿，先避居耶薑山，后又徙居零陵、常宁等地。变姓名，易衣著，自称瑶人，以授徒讲学谋生。

顺治十四年，清朝宣布“大赦天下”，王夫之结束流亡生活，居南岳莲花峰下续梦庵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定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，先后筑败叶庐、观生居、湘西草堂隐居，始终不与清朝当局合作。在隐居生活中，王夫之一方面教书授徒，一方面深入进行学术研究。

王夫之力图通过对历代统治者，尤其是明代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研究和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钻研，“述往以为来者师”（《读通鉴论》卷六）。为民族振兴提供理论根据。他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创新精神，对中国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、系统而深刻的反思，对前人的思想成果给以系统的总结。

同时，出入佛老，“入其垒，袭其辘，暴其恃，而见其瑕”（《老子衍·自序》），写下了大量富有创造性见解的著作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学等诸多方面。其著作在近代广为传播，并为学者、士人极力推崇，成为清末许多进步思想家的启蒙者。因此，谭嗣同评价说：“五百年来学者，真通天人之故意者，船山一人而已矣。”（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七）

王夫之著述宏富，有目可考者约 100 种，400 卷左右，500 余万字。其主要著作，在政治经济方面有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等；在哲学方面有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思问录》内外篇、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尚书引义》、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、《老子衍》、《庄子通》等；在史学方面有《读通鉴论》、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、《宋论》、《永历实录》等；在文学方面有《诗广传》、《薑斋诗话》、《古诗评选》、《楚辞通释》等。

王夫之的著作，生前只刊行《滹沱园集》一种，早佚。他逝世后，其子王啟在湘西草堂曾刊刻 10 余种著作，但流传甚少。乾隆年间四库开馆后，曾将《周易稗疏》、《周易考异》、《尚书稗疏》、《诗经稗疏》、《诗经考异》、《春秋稗疏》6 种录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将《尚书引义》、《春秋家说》存目，同时查禁 9 种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 年）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，第一次以《船山遗书》名义刊刻王夫之的著作，计收著作 18 种，150 卷。同治四年（1865 年），曾国藩、曾国荃在南京设局刊《船山遗书》，通称“金陵本”、“曾刻本”，计收著作 56 种，288 卷。1933 年，上海太平洋书店重印《船山遗书》，通称“太平洋本”，其书较曾刻本原刻增加著作 12 种。

此次出版的《船山遗书》，系以“太平洋本”为底本，并参校“曾刻本”等版本、著作，重新进行了校正、标点和注释，使之更加忠实于原貌。这就为广大读者和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王船山的思想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，促进民族的自信、自强、自卫，振奋民族精神，从而以一种大无畏的创新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，提供了一套不可多得的读物。因此，《船山遗书》的重新刊行，无论是对出版界，或是对学术界来说，都将是一件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大事。

周
易
内
传

周易内传卷一

周易上经

伏羲氏始画卦，未有《易》名。夏曰《连山》，商曰《归藏》，犹筮人之书也。文王乃本伏羲之画，体三才之道，推性命之原，极物理人事之变，以明得吉失凶之故，而《易》作焉。《易》之道虽本于伏羲，而实文王之德与圣学之所自著也。

《易》者，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。《周易》之书，乾、坤并建以为首，《易》之体也；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，《易》之用也。纯乾纯坤，未有《易》也，而相峙以并立，则《易》之道在，而立乎至足者为《易》之资。屯、蒙以下，或错而幽明易其位，或综而往复易其几，互相易于六位之中，则天道之变化、人事之通塞尽焉。而人之所以斟酌万事，进退行藏，质文刑赏之道，即于是而在，故同一道也。失则相易而得，得则相易而失，神化不测之妙，即在庸言庸行、一刚一柔之中。大哉《易》之为道，天地不能违之以成化，而况于人乎！

阴阳者，定体也，确然陨然为二物而不可易者也；而阴变阳合，交相感以成天下之亹亹者，存乎相易之大用。以蓍求之，而七、八、九、六，无心之动，终合揆于两仪之象数，为万物之始，皆阴阳之撰。夫人之情，皆健顺之几。天下无不可合之数，无不可用之物，无不可居之位，特于其相易者，各有趣时之道，而顺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圣人所以显阴阳之仁，而诏民于忧患者，存乎《易》而已矣。故曰：“忧悔吝者存乎介。”介者，错综相易之几也。此《易》之所以名而义系焉矣。

后世纬书，徇黄、老养生之邪说，谓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易，其妄滋盛《易》在乾坤既建之后，动以相易。若阴阳未有之先，无象无体，而何所易邪？邵子“画前有《易》”之说，将无自彼而来乎？

经者，七十子之徒以古圣所作者，谓之经。孔子所赞者，谓之传，尊古之辞也。分上、下者，以分简策而均之，说详《发例》。



乾

乾下乾上

“乾”。元亨利贞。

“乾”，气之舒也。阴气之结，为形为魄，恒凝而有质。阳气之行于形质之中外者，为气为神，恒舒而毕通，推荡乎阴而善其变化，无大不屈，无小不入，其用和煦而靡不胜。故又曰“健”也。此卦六画皆阳，性情功效皆舒畅而纯乎健。其于筮也，过揲三十有六，四其九而函三之全体，尽见诸发用，无所倦吝，故谓之乾。

《周易》并建乾、坤为太始，以阴阳至足者统六十二卦之变通。古今之遥，两间之大，一物之体性，一事之功能，无有阴而无阳，无有阳而无阴，无有地而无天，无有天而无地，不应立一纯阳无阴之卦；而此以纯阳为乾者，盖就阴阳合运之中，举其阳之盛大流行者言之也。六十二卦有时，而乾坤无时。乾于大造为天之运，于人物为性之神，于万事为知之彻，于学问为克治之诚，于吉凶治乱为经营之盛，故与坤并建，而乾自有其体用焉。

元、亨、利、贞者，乾固有之德，而功即于此遂者也。“元”，首也；取象于人首，为六阳之会也。天下之有，其始未有也，而从无肇有，兴起舒畅之气，为其初几。形未成，化未著，神志先舒以启运，而健莫不胜，形化皆其所昭彻，统群有而无遗，故又曰“大也。”成性以后，于人而为“仁”，温和之化，惻怍之几，清刚之体，万善之始也；以函育民物，而功亦莫侔其大矣。“亨”，古与烹、享通。烹饪之事，气彻而成熟；荐享之礼，情达而交合；故以为“通”义焉。乾以纯阳至和、至刚之德，彻群阴而欣合之，无往不遂，阴不能为之碍也。“利”者，功之遂、事之益也。乾纯用其舒气，遍万物而无所吝者，无所不宜，物皆于此取益焉。物莫不益于所自始，乾利之也。“贞”，正也。天下惟不正则不能自守，正斯固矣。故又曰正而固也。纯阳之德，变化万有而无所偏私，因物以成物，因事以成事，无诡随，亦无屈挠，正而固矣。

“乾”本有此四德，而功即于此效焉。以其资万物之始，则物之性情皆受其条理，而无可通，惟元故亨，而亨者大矣。以其美利利天下，而要与以分之所宜，故其利者皆其正，而惟其正万物之性命，正万事之纪纲，则抑以正而利也。其在占者，为善始而大通，所利皆贞而贞无不利之象，德、福同原而不爽，非小人所得与焉。就德而言之为四；就功而言之，亨惟其元，而贞斯利，理无异也。此卦即在人事，亦莫非天德，不可言利于正。天道之纯，圣德之成，自利而自正，无不正而不利之防。若夫人之所为，利于正而不利于不正，则不待筮而固然，未有不正而可许之以利者也。

初九，潜龙勿用。

“初”者，筮始得之爻。“上”，卦成而在上也。“九”者，过揲之策三十六，以四为一则九也。于象则一，而函三奇之画。一，全具其数；三，奇而成阳；三三凡九。阴，左一，右一，中缺一；三二而为六。阳，清虚浩大，有形无形皆彻焉。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。阴，聚而吝于用，则虽重浊，而中固虚以受阳之施，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。“初”、“上”先言卦位，而后言象数；“初”为位所自定，“上”所以成卦也。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、“五”，先言象数，而后言位，初画已定六画之规模，听数之来增以成象也。

伏而不见之谓“潜”。“龙”，阳升而出，阳降而蛰，绝地而游，乘气而变，纯阳之物也。乾，纯阳，故取象焉。六爻成而龙德始就，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，六爻相得以成象，虽在一爻，全体已具，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象也。《易》参三才而两之。初、二，地位；三、四，人位；五、上，天位；其常也。而《易》之为道，无有故常，不可为典要；惟乾、坤为天地之定位，故分六爻为三才。初在地之下，龙之蛰乎地中者也，故曰“潜龙”。

“勿”者，戒止之辞。“勿用”，为占者言也。龙之为道，潜则固不用矣，无待止也。占者因其时，循其道，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。才德具足于体而效诸事之谓用。既已为龙，才盛德成，无不可用，而用必待时以养其德。其于学也，则博学不教，内而不出；其于教也，则中道而立，引而不发；其于治也，则恭默思道，反身修德；其于出处也，则处畎亩之中，乐尧舜之道；其于事功也，则遵养时晦，行法俟命；其于志行也，则崇朴尚质，宁俭勿奢。《易》冒天下之道，惟占者因事而利用之，则即占即学。卦有大小，若此类卦之大者，皆可推而通之。惟夫富贵利达，私意私欲之所为，初非潜龙，其干求闻达，不可谓之用，非《易》所屑告者。张子曰：“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”凡彖爻之有戒辞者，放此。

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

“见”者，道行而昭示天下之谓。“田”，地上也，人之所养也。以重画言之，出乎地上；以内贞外悔言之，得内卦之中，德著于行，有为之象也。六画之卦，因三画而重之；分三才之位，自画者筮者相积之数而言也。已成乎卦，则又有二卦相承之象焉。故《大象》以“云雷”言屯之类，就其既成之象而言也。变动不居，为道屡迁，而非术士之以一例测者比也。龙之德，圣人也；其位，天子也。初之“潜”，学圣之功，养晦之时。三、四之“惕”、“跃”，不履中位，为圣修之序，升闻受命之基，君子所有事，故正告以其爻之道。二、五居中，皆为君位之定，圣道之成，非占者所敢当，则告以龙之“见”，而占者所利见也。伊尹受汤之币聘，颜子承夫子之善诱，其此象与！而时有大人，愚贱皆利戴以承其德施，亦通焉。若以利禄干进取者，见小人而邀其荣宠，渎占得此，为灾而已矣。余卦，放此。

九三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

“乾乾”，乾而又乾，健之笃也。“惕若”，忧其行之过健而有戒也。“厉”，危也。凡言“无咎”者，并宜若有咎而无之也。三、四皆人位，而人依乎地以立功，三尤为人事焉，故于此言君子之道。内卦已成，乾道已定，故曰“终日”。九二德施已普，而三尤健行不已，必极其至，故曰“乾乾”。然阳刚已至，安于外卦之下，虽进而不敢骤达于天，惟恐不胜其任，故曰“夕惕若”。其象与上九同，刚过而进不已，危道也，故“厉”。“厉”则咎矣。以“惕若”内省其“乾乾”，是以“无咎”。君子希圣之功，竭才求进，其引天下为己任也，无所疑贰，然刚于有为者，惟恐动而有咎，方“乾乾”而即“惕若”，知圣域之难登，天命之难受也。君子之德如此其敏以慎，而但言“无咎”，德至圣人，犹以无大过为难也。凡言“无咎”，小大非一，此则就君子寡过之深心而言也。

九四，或跃在渊，无咎。

“四”超出于下卦之上，故曰“跃”。居上卦之下，仰承二阳而为退爻，以阳处阴，故又曰“在渊”。或跃也，或在渊也，疑而未决。志健而虑深，则其跃也，不以躁进为咎；其在渊也，不以怯退为咎；两俱似咎而皆无咎也。未达一间而“欲罢不能”，止不如进也；“欲从末由”，进而止也。“上帝临女，勿贰尔心”，止不如进也；“俟时而后兴”，进而止也。处此

者，君子忧患之府，圣人慎动之几，惟纯乾为道而介其时，乃能胜之。甚矣，免于咎之难也！

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纯乾之德，积清刚而履天位，天下莫测其所自，在己亦非期必而至；惟不舍其健行，一旦自致，故为“飞”之象焉。豁然一贯而天德全，天佑人助而王业成，道行则揖让而有天下，道明则教思垂于万世，占者弗敢当，学者亦弗敢自信，故为圣人作而天下“利见”之象。惟君子为能利见之，则虽尧、舜、周、孔之已没，乐其道而愿学焉，亦利见也。若小人革面以遵路，亦可为寡过之民。

上九，亢龙有悔。

“亢”，自高而抑物之谓。行之未有大失，而终不谦于心之谓“悔”。卦之六爻，初、三、五，三才之正位也；二、四、上，重爻非正位，而上为天之远于人者。三爻皆阴，非阳所利，特二居地位，利于上升，故为多誉之爻，且于贞悔二象为得中。四、上不然；上尤不切于人用。龙德，履天位而极矣，上则无余地矣。积策至于二百一十六，无余数矣。天地阴阳之撰，位与数皆无余焉，更健行不已，将何往乎？德极其刚，行极其健，非无一时极盛之观，而后且有悔。然不损其为龙德者，自强不息，尽其大正，则悔所不恤，圣人固不以知罪易其心也。此爻于理势皆君子之所戒，惟学问之道不然，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，任重道远，死而后已，不以亢悔为忧。故《文言》专言天道人事，而不及圣学。

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

“用九”，六爻皆九，阳极而动也。旧说以为筮得乾者，六爻皆动，则占此爻。“用”者，动而见于行事之谓。筮法：归奇为不用之余，过揲为所用之数。六爻过揲之策，皆四其九。归奇之十三，不成象数而不用。其所用以合天道、占人事者，皆九也，故曰“用九”。

“见”者，学《易》者明其理，占《易》者知其道，因而见天则以尽人能，则吉。六爻皆具象数之全，秉至刚之德，各乘时以自强。二、五虽尊履中位，而志同德齐，相与为群，无贵贱之差等。既为群矣，何首何从之有？“无首”者，无所不用其极之谓也。为潜，为见，为跃，为飞，为亢，因其时而乘之耳。规其大，尤慎其小；敦其止，尤敏其行；一以贯之，而非执一以强贯乎万也。博学而详说，乃以反约；无适无莫，而后比于义。能见此者，庶几于自强不息之天德，而吉应之矣。

邪说讹行，皆有首而违天则者也。如近世陆、王之学，窃释氏立宗之旨，单提一义，秘相授受，终流为无忌惮之小人，而凶随之，其炯鉴已。王弼附老氏“不敢为天下先”之说，谓“无首”为藏头缩项之术，则是孤龙而丧其元也。《本义》因之，所不敢从。

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

文王以全卦所具之德，统爻之变者谓之彖。言彖曰者，孔子释彖辞之所言如此也。象曰义同。

物皆有本，事皆有始，所谓“元”也。《易》之言元者多矣，惟纯乾之为元，以大和清刚之气，动而不息，无大不屈，无小不察，入乎地中，出乎地上，发起生化之理，肇乎形，成乎性，以兴起有为而见乎德；则凡物之本、事之始，皆此以倡先而起用，故其大莫与伦也。木、火、水、金，川融、山结，灵、蠢、动、植，皆天至健之气以为资而肇始。乃至人所成能，信、义、智、勇、礼、乐、刑、政，以成典物者，皆纯乾之德；命人为性，自然不

睹不闻之中，发为惻怍，不容已之几，以造群动而见德，亦莫非此元为之资。在天谓之元，在人谓之仁。天无心，不可谓之仁；人继天，不可谓之元；其实一也。故曰，元即仁也，天人之谓也。乾之为用，其大如此，岂徒万物之所资哉！天之所以为天，以运五气，以行四时，以育万物者，莫非乾以为之元也，故曰“乃统天”。“乃”者，推其极而赞之之辞。

尝推论之：元在人而为仁，然而人心之动，善恶之几，皆由乎初念，岂元之定为仁哉！谓人之仁即元者，谓乾之元也。自然之动，不杂乎物欲，至刚也；足以兴四端万善而不伤于物者，至和也；此乃体乾以为初心者也。夫人无忌于羞恶，不辨于是非，不勤于恭敬，乃至残忍刻薄而丧其惻隐，皆由于情靡不振起之情，因仍私利之便，而与阴柔重浊之物欲相昵而安；是以随物意移，不能自强而施强于物，故虽躁动烦劳，无须臾之静，而心之偷惰，听役于小体以怀安者，弱莫甚焉。惟其违乎乾之德，是以一念初起，即陷于非僻而成乎不仁。惟以乾为元而不杂以阴柔，行乎其所不容已，惻然一动之心，强行而不息，与天通理，则仁于此显焉。故曰元即仁者，言乾之元也，健行以始之谓也。故惟乾之元为至大也。

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

天气行于太虚之中，氤氲流动者，莫著于云；其施于地以被万物者，莫著于雨。言其著者，则其轻微周密，于视不见、听不闻之中，无时不行，无物不施者，可知已。“品物”，物类不一，而各成其章之谓。“流形”，理气流行于形中也。行焉施焉而无所阻，流于品物成形之中而无不贯，亨之至盛者矣。

自其资始而统天，为神化流通之宰者，则曰元。自其一元之用，充周洋溢，与地通彻无间，而于万物无小不达者，则谓之亨。故可分而为二德，抑可合言之曰“大亨”。始而不可以施行，其始不大；亨非其始之所统，必有不亨。《本义》“占者大亨”之说，本与《文言》四德之旨不相悖。非乾之元，非云行雨施之亨，又何以能大亨？夫岂小人不仁无礼，饶一时之遭遇，快意以逞之为大亨乎？舍《彖传》以说《彖辞》，不信圣人，而信鬻术者之陋说哉！

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大和，乃利贞。

此通释利贞之义。“大明”，天之明也。“六位”、六爻之位。“时成”，随时而刚健之德皆成也。“六龙”，六爻之阳。“乘”之者，纯乾之德，合六为一，如乘六马共驾一车也。“御”，驱策而行之于轨道也。以化言谓之天，以德言谓之乾。乾以纯健不息之德，御气化而行乎四时百物，各循其轨道，则虽变化无方，皆以乾道为大正，而品物之性命，各成其物则不相悖害，而强弱相保，求与相合，以协于大和，是乃贞之所以利，利之无非贞也。以圣人之德拟之，自诚而明者，察事物之所宜，一几甫动，终始不爽，自稚迄老，随时各当，变而不失其正，益万物而物不知，与天之并行并育，成两间之大用，而无非大和之天钧所运者，同一利贞也。

盖尝即物理而察之：草木、虫鱼、鸟兽，以至于人，灵顽动植之不一；乃其为物也，枝叶华实，柯干根荄之微，鳞介羽毛，爪齿官窍，骨脉筋髓，府藏荣卫之细，相函相辅，相就相避，相输相受，纤悉精匀，玲珑透彻，以居其性，凝其命，宣其气，藏其精，导其利，违其害，成其能，效其功，极至于目不可得而辨，手不可得而揣者，经理精微，各如其分，而不利者无不贞焉。天之聪明，于斯昭著；人之聪明，皆秉此以效法，而终莫能及也。各如其分，则皆得其正。其明者，无非诚也，故曰“大明”也。自有生物以来，迄于终古，荣枯生死，屈伸变化之无常，而不爽其则。有物也，必有则也。利于物者，皆贞也。方生之始，

形有稚壮小大，用有强弱昏明之差，而当其萌芽，即函其体于纤细之中，有所充周，而非有增益，则终在始之中；而明终以明始，乃诚始而诚终，故曰“大明终始”而“六位时成”也。是惟纯乾之德，太和之气，洋溢浹洽，即形器以保其微弱，合其经纬，故因时奠位，六龙各效其能，以遵一定之轨，而品物于斯利焉，无不贞者无不利，故曰“时乘六龙”而“利贞”。乾之以其性情，成其功效，统天始物，统一清刚，善动而不息，岂徒其气为之哉！理为之也。合始终于一贯，理不息于气之中也。法天者，可知利用崇德之实矣。

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此则言圣人体乾之功用也。积纯阳之德，合一无间，无私之至，不息之诚，则所性之几发于不容已者，于人之所当知者而先知之，于人之所当觉者而先觉之，通其志，成其务，以建元后父母之极，乾之元亨也。因而施之于天下，知无不明，处无不当，教养劝威，保合于中节之和，而天下皆蒙其利，不失其正，万国之咸宁，乾之利贞也。

凡《彖传》于释彖之余，皆以人事终之，大小险易，各如其象之德，学《易》者可法，筮者可戒。惟乾言圣人之上治，尧、舜而下，莫敢当焉。学《易》者不可躐等而失下学之素。若筮者得纯乾之卦，必所问之非义，筮人之不诚，神不屑告，而策偶成象；又或天下将有圣作物睹之征，而偶见其兆也。

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此所谓大象也。孔子就伏羲所画之卦，因其象以体其德，盖为学《易》者示择善于阴阳，而斟酌以求肖，远其所不足，而效法其所优也。数之积也，画已成而见为象，则内贞外悔，分为二象，合为一象，象于此立，德于此著焉。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，八卦之垂象于两间者也。而合同以化者，各自为体，皆可效法之以利用。君子观于天地之间而无非学，所谓希天也。故异于彖，而专以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之相袭者示义焉。

“天行”云者，程子谓：“重卦皆取重义，此独不然。天一而已，但天之行一日一周，而明日又一周，有重复之象”，是也。变乾言“健”，健即乾也。或先儒传授，声相近而误尔。以，用也。学易者不一其道，六十四卦各有所用之，所谓“存乎其人，存乎德行”也。理一也，而修己治人，进退行藏，礼乐刑政，蹈常处变，情各异用，事各异趋，物各异处。学《易》者斟酌所宜，以善用其志气，则虽天地之大，而用之也专，杂卦之驳，而取之也备，此精义之学也。违其所宜用，则虽乾坤之大德，且成乎大过，况其余乎！因卦之宜，而各专所拟议，道之所以弘也。纯乾之卦，内健而外复健，纯而不已，象天之行。君子以此至刚不柔之道，自克己私，尽体天理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，而造圣德之纯也。强者之强，强人者也；君子之强，自强者也。强人则竞；自强则纯。乾以刚修己，坤以柔治人。君子之配天地，道一，而用其志气者殊也。修己治人，道之大纲尽于乾坤矣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在下也。

此以下皆所谓小象，释周公之《爻辞》也。取一爻之画，刚柔升降，应违得失之象，与爻下之辞相似，见辞皆因象而立也。其例有阴有阳，有中有不中，有当位有不当位，有应有不应，有承有乘，有进有退；画与位合，而乘乎其时，取义不一，所谓“周流六虚，不可为典要”，《易》道之所以尽变化也。

初九处地位之下，五阳积刚于上，立纯阳之定体，疑无不可用者；以道在潜伏，不可以

亟见，故一阳兴于地下，物荣其根，为反己退藏，固本定基，居易俟命之道，位使然也。

“见龙在田”，德施普也。

“普”与溥通，周篇也。阳出地上，草木嘉谷皆载天之德，以发生而利于物，此造化德施之普也。大人藏密之功已至，因而见诸行事，即人情物理以行仁义象之，故为天下所利见。礼曰：“先王以人情为田。”顺人情以施德，德乃周遍。以时则舜之历试，以事则文王之康功田功，以日用则质直好义，虑以下人，而邦家皆达，皆天德之下施者也。

“终日乾乾”，反复道也。

三居下卦之上，乾象已成，反而自安其止，而以刚居刚；三为进爻，健行不已，行而复行，欲罢不能；故为终日乾乾，夕复惕若之象。不言“夕惕”者，省文。

“或跃在渊”，进无咎也。

四为阴位，为退爻，而以刚处之，或跃或在渊，进退不决。然体乾而近于五，可以进矣。不进本无咎，而进亦无咎也。

“飞龙在天”，大人造也。造如字七到反

“造”，至也。大人积刚健之德，至五而履乎天位，天德以凝，天命以受矣。董仲舒曰：“天积众精以自刚。”积之既盛，则有不期而自至者，故曰“飞”。

“亢龙有悔”，盈不可久也。

以位言之，至上而已盈，成功者退之候。天体之运，出地之极，至百八十二度半强而复入于地。行已极而必倾，不可久之象也。以数言之，过揲之策，至三十六而止，无可复加。六爻皆极其盈，惟有减损，不能增益，数之盈不可久也。象数之自然，天不能违，况圣人乎！然圣人知其不可久，虽有悔而不息其刚健，则于龙德无损焉。

“用九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

天无自体，尽出其用以行四时，生百物，无体不用，无用非其体。六爻皆老阳，极乎九而用之，非天德其能如此哉！天之德，无大不屈，无小不察，周流六虚，肇造万有，皆其神化，未尝以一时一物为首而余为从。以朔旦、冬至为首者，人所据以起算也。以春为首者，就草木之始见端而言也。生杀互用而无端，晦明相循而无间，普物无心，运动而不息，何首之有？天无首，人不可据一端以为之首。见此而知其不可，则自强不息，终始一贯，故足以承天之吉。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体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“乾元亨利贞”。

“文”，《系传》之所谓“辞”，文王、周公、彖、爻所系之辞也。“言”者，推其立言之意，引伸之而博言其义也。乾坤为《易》之门，详释其博通之旨。然以此推之，余卦之义类可知矣。

元、亨、利、贞者，乾之德，天道也。君子则为仁、义、礼、信，人道也。理通而功用自殊，通其理则人道合天矣。“善之长”者，物生而后成性存焉，则万物之精英皆其初始纯备之气，发于不容已也。“嘉之会”者，四时百物，互相济以成其美，不害不悖，寒暑相为酬酢，灵蠢相为事使，无不通也。“义之和”者，生物各有其义而得其宜，物情各和顺于适然之数，故利也。“事”谓生物之事。“事之干”者，成终成始，各正性命，如枝叶附干之不

迁也。此皆以天道言也。

“体仁”者，天之始物，以清刚至和之气，无私而不容已，人以此为生之理而不昧于心，君子克去己私，扩充其恻隐，以体此生理于不容已，故为万民之所托命，而足以为之君长。“嘉会”者，君子节喜怒哀乐而得其和，以与万物之情相得，而文以美备合礼，事皆中节，无过不及也。“利物”者，君子去一己之私利，审事之宜而裁制之，以益于物，故虽刚断而非损物以自益，则义行而情自和也。“贞固”者，体天之正而持之固，心有主而事无不成，所谓信以成之也。此以君子之达天德者言也。

仁、义、礼、信，推行于万事万物，无不大亨而利正，然皆德之散见者，中庸所谓“小德”也。所以行此四德，仁无不体，礼无不合，义无不和，信无不固，则存乎自强不息之乾，以扩私去利，研精致密，统于清刚大和之心理，《中庸》所谓“大德”也。四德尽万善，而所以行之者一也，乾也。故曰“乾元亨利贞”，惟乾而后大亨至正以无不利也。

初九曰：“潜龙勿用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德而隐者也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

揲以求画，则六位积而卦德乃成，而观变玩占，在成卦之后，则分全体之一，而固全载本卦之德。爻也者，言其动也，故一阳动于下而即曰“龙德”。余卦准此。

“隐”有二义：以位言之，则隐居之谓；以德言之，则静所存而未见之动者也。“易”，为所移也。世有盛衰，所秉者正，世易而道不易也。事功著而名成，静修之事自信诸心而迹不显，人所无能名也。“不易乎世”，与世异趋，“遁世”也。“不成乎名”，人不知其潜行之实，“不见是”也。潜则固不行矣，而言“乐行”、“忧违”者，立阳刚之质以为德基，由此而行乎二、五，则利见矣；行乎三、四，则无咎矣。二、五者，乐地也；三、四者，忧地也。“违”者，远于咎之谓。其行其违，皆以刚健之德为退藏之实，故曰：“确乎其不可拔。”通一卦以赞一爻之德，故虽潜而龙德已成也。

九二曰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《易》曰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，君德也。

“正中”，谓正位乎中也。以贞，悔言之，二、五为上下卦之中；以三才之位言之，二出地上，五在天下，天地之间，大化之所流行，亦中也。乾无当位不当位，天化无所不行，凡位皆其位也。中斯正矣，故曰“正中”。“庸”也者，用也，日用之言行也。“在田”，卑迹之事，因人情，达物理，以制言行，出乎身，加乎民，必信必谨，以通志而成务也。刚健以“闲邪”，执中以“存诚”。闲邪则诚可存，抑存诚于中，而邪固不得干也。程子以“克己复礼”为乾道，此之谓也。履中而在下，故曰“不伐”。以阳爻居阴位，变民物浊柔之质，反其天性，故曰“化”。凡此皆守约施博之道，德成于己而达物之情，君天下之德于此立焉。及其升乎五位，亦推此而行之尔，是以为天下之所利见，而高明广大之至德，不越乎《中庸》精微之实学，亦于此见矣。

九三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进德修业，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知至至之，可与几也；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，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

龙德皆圣人之德，此言“君子”者，圣不自圣，乾惕之辞也。九二君德已成，九三益加乾惕，故曰“进德”。九二敦庸行，九三益尽人事之当为以应变，故曰“修业”。三为进爻，

以阳刚处之，乃大有为以涉世变之象，故德以历变而益进，业以应变而益修。乃其所以进、修者，一惟其固有之忠信以存心，而即其言行之谨信以立诚，惕若于退省之余，而不恃其健行之识力；忠信笃敬，参前倚衡，而蚩蚩之邦无不可行矣。业统言行，独言“修辞”者，君子之施政教于天下者辞也，辞诚则无不诚矣。“诚”者，心之所信，理之所允，事之有实者也。变“修”言“居”者，所修之业，非苟难之事，皆其可居者也。三居下卦之上、乾必至此而成象，故曰“至”。至此而乾道已成，人事已尽，故曰“终”。知至而必至，极天下之变，而吾敬信皆有以孚之，乃以尽精微而事豫立，故曰“可与几”。乾乾之益也，知终而终，虽上达不已，但自尽其德业，不妄冀达天造命之化，以反疏其人能，故曰“可与存义”。夕惕之志也，健行而一以惕若之心临之，应几速而守义定，圣功之密也如此，则心恒有主而不骄不忧矣。“上位”下卦之上也，“下位”上卦之下也。居上下之间，危地也。知几存义，一因其时，而不舍其健行惕若之心，以此履危，无咎矣。

九四曰：“或跃在渊，无咎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为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

自初至三，皆象圣修之功。九二君道已尽，九三更加乾惕，以应物尽变，乾德成矣。自四以上，以学言之，则不思不勉而入圣；以时位言之，德盛道行，将出以受天命之候也。故四以上皆以功效言之。

四出下卦之上，故曰“上”；于上卦为下，故曰“下”。四，阴位，退爻也，故曰“退”；刚而不已，近乎五，故曰：“进”。上而进，或跃也；下而退，或在渊也。疑而自试，虽不遽进，而无嫌于跃。要其纯健之体，行志而非从欲，则贞而不邪；与上下合德而一于健，不杂阴柔以与群龙相异，则得群而不离。“进德”谓德已进，“修业”谓业已修；前之进修，固可及时而见功，由下学而上达，非有速成之过；行法而俟命，非有侥幸之情。是以无咎。

九五曰：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

此明惟大人所以为天下之利见也。“同声相应”，倡之者必和也；“同气相求”，感之者必动也。惟其下湿，故水流之；惟其高燥，故火就之。诚为龙，而云必从；诚为虎，而风必从。惟刚健中正之德已造其极，故见乎四支、发乎事业者，民虽未喻其藏，而无不共睹其光辉。乾之“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”者，于斯而显矣。阳刚之得位以中，圣人之本也。而六爻皆纯，无有异趣，天下皆仪式圣人之德，即百世之下犹将兴起。上下五阳，拱于九五，道一风同，见之者利，德之不孤而必有邻，如三辰之依气以运而“亲上”，百昌之依形以发而“亲下”，类之相从，理气之必然者也。若共、驩、向、魑、匡人之见圣如不见，斯拂人之性而自不利耳，岂理数之常哉！

上九曰：“亢龙有悔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

阳贵阴贱，上爻托处最高。“无位”者，五为天位之正，上其余气而远于人也。阴为民，下五爻皆阳，敌体相竞，“无民”也。“贤人”，谓四以下群阳。“无辅”者，众皆睹九五而从之，不为上辅也。“动”，谓此爻独为老阳发用，时非其时，位非其位，贤人非其人，而仍以刚动，有悔道矣。其亢也，初不恤悔；有悔矣，而龙德不屈，伯夷所以思虞夏而悲歌，孔子所以遇获麟而反袂也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下也。

位在下，故以不用自养其德。

“见龙在田”，时舍也。

“舍”，止也。君德已成，时未居尊，故止于田以修其庸德；然德化虽未行，固宜为天下之所利见。

“终日乾乾”，行事也。

以刚居刚，而履人位，事方任己，不容不乾乾也。

“或跃在渊”，自试也。

或跃或在渊，出而试其可行与否，进可受命，而退不失己。圣人之行虽决之以义，而道必以适于事者为极至，无嫌于姑试进退以自考，所以异于功名之士勇于行，隐遁之士果于止也。

“飞龙在天”，上治也。

位居尊上，故治化行于天下，而天下利见之。

“亢龙有悔”，穷之灾也。

位已至极，无可复进，虽尚志高卓，而灾及之。难自外至，非所宜得者，曰“灾”。

“乾元用九”，天下治也。

“乾元”谓乾为诸卦之首，众阳齐兴，德无偏盛，君臣民庶道一风同之象也。篇中五序彖、爻之辞，反复以推卦德，示《易》道之广大悉备，义味无穷，使读《易》者，即约以该博，勿执典要以废道。于乾详之，而凡卦皆可类推矣。然《易》之蕴，文、周之辞已括尽无余，外此而穿凿象数，以谓《易》惟人之意求而别揣吉凶，则妄矣。

此上七节，以时位言之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气潜藏。

体虽纯乾，而动爻则为动于地中之象，乃阳所藏密之基也。凡一爻之义，皆以其动言之，余准此。

“见龙在田”，天下文明。

阳气出于地上，百昌向荣，春光明盛之象。因此见凡卦之中，皆可与时序相应。京房之徒，强配卦气，为妄而已。

“终日乾乾”，与时偕行。

阳动于进爻，乃四时日进不止之象。言“与时偕”者，天道不倚于四时，而四时皆与天为体，时之所至，天亦至也。

“或跃在渊”，乾道乃革。

内卦乾道已成，外卦阳刚复起，革之象也。天体常一，而道有变化。寒暑晦明，运不息而气异。其相承相易之际，一进一退，如在渊而跃，革以渐也。

“飞龙在天”，乃位乎天德。

天道周流于六位，惟五居中而应乎天位，乃天之大德敦化，所以行时生物之主宰运乎上，而云行雨施皆自此而出也。

“亢龙有悔”，与时偕极。

极，至也，穷也，极其至则穷也。气数穷则天道亦变矣。

“乾元用九”乃见天则。

数止于九，所谓十者，仍一也。故《洛书》尽于九，而《河图》中宫十五；裁有余，补不足，虚极于六，盈极于九，天地之化止于此矣。九者，已极而无可增也。惟乾纯阳，而发用之数，见乎过揲者皆九。天阳之数，无所不用，于此见天之所以为天，太极无外，小人无间，生死荣枯，寒暑晦明，灵蠢动植，燥湿坚脆，一皆阳气之充周普遍，为至极而无能越之则焉。故人之于道，惟有不足，无有有余；惟有不及，无有太过。尽心乃能知性，止至善而后德以明，民以新，故曰：“圣人，人伦之此”。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，无得半中止之道也。君子于此，可以知天，可以尽性矣。

此上七节，以天化言之。

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，利贞者，性情也。

凡物与事皆有所自始，而倚于形器之感以造端，则有所滞而不通。惟乾之元，统万化而资以始，则物类虽繁，人事虽赜，无非以清刚不息之动几贯乎群动，则其始之者，即所以行乎万变而通者也。利者，健行不容已之情，即以达万物之情；贞者，健行无所倚之性，即以定万物之性；所以变化咸宜而各正性命，物之性情无非乾之性情也。此以明元亨利贞皆乾固有之德，故其象占如此。元亨为始而亨，非遭遇大通之福；利贞言性情，则非利于贞，而可以不贞，为小人戒，明矣。舍孔子之言而求文王之旨，将孔子其为凿说乎！

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

此言四德之统于元也。“美利”，利之正也。“利天下”，无不通也。“不言所利”，无所不利之辞，异于坤之“利在牝马”，屯之“利在建侯”。当其始，倚于一端，而不能统万物始终之理，则利出于偏私，而利于此者不利于彼，虽有利焉而小矣。乾之始万物者，各以其应得之正，动静生杀，咸惻隐初兴，达情通志之一几所函之条理，随物而益之，使物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，非待既始之余，求通求利，而惟恐不正，以有所择而后利。此其所以为大也。

大哉乾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

此言元之所以统四德，惟其为乾之元也。“中正”以二、五言。丝无疵纇，曰：“纯”；米无糠粃，曰“粹”，谓皆阳刚一致而不杂阴之浊滞也。阴凝滞而为形气。五行已结之体，百物已成之实，皆造化之粗迹，其太和清明之元气，推荡鼓舞，无迹而运以神，则其精者也。乾之为德，一以神用，入乎万有之中，运行不息，纯粹者皆以精，是以作太始而美利咸亨，物无不正。在人为性，在德为仁，以一心而周万理，无所懈，则无所滞。君子体之，自强不息，积精以启道义之门，无一念利欲之间，而天德王道于斯备矣。

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；时乘六龙，以御天也，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

承上文而言乾之为德，既大始而美利天下，而六爻之动，自潜而亢，有所利，有所悔，或仅得无咎，发挥不一者，何也？自卦而言，一于大正；自爻而言，居其时，履其位，动非全体，而各有其情，故旁通之。要其随变化而异用者，皆以阳刚纯粹之德，历常变之必有，而以时进其德业，则乘龙御天，初无定理，惟不失其为龙，而道皆得矣。圣人用之，则云行雨施，而以“易知”知天下之至险，险者无不可使平。君子学之，则务成乎刚健之德，以下学，以上达，以出以处，以动以静，以言以行，无日无事不可见之于行，则六爻旁通，虽历